

幻想  
领域  
科幻让世界变得不同  
FANTASY FIELD

NEVER MEET

武夫刚 等◎著

# 镜像 恋人

即使世界末日，也要与你一起  
晨星科幻文学奖优秀小说精选集

根据社会数学理论，  
镜像人偶尔相遇，只会各自相忘于人海。

但若人为加强他们的交集，  
就会导致熵态恶性收敛，引发世界停摆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武夫刚 等◎著

镜  
像

---

恋  
人

© 武夫刚 等 2018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像恋人 / 武夫刚 等著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18.7

ISBN 978-7-5470-4944-0

I. ①镜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6319 号

出品人: 刘一秀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350 千字

印张: 11

出版时间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

责任校对: 高辉

装帧设计: 末末美书

ISBN 978-7-5470-4944-0

定价: 36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传真: 024-23284448

---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86255551



## 许一个愿，点一颗星

2014年10月的一个上午，我与“科学与幻想”成长基金的几位发起人初次相见。我们在深圳湾喝咖啡，桌上摆着他们的名片：上市企业执行董事；社会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；技术专家、创业孵化器 CEO。

那时《三体》尚未获得雨果奖，资本试探着接近科幻圈，中国科幻正处于井喷式发展前的临界点。几个月内，我见过诸多投资人、影视从业者和版权经纪人，人们怀揣钞票、心思忐忑，带着百般提防，谈着辉煌的生意。我厌恶这种会面，因为科幻一旦成为商品，就变得无趣起来，我是个普通的作者，并不想变成什么商人。

然而董事、秘书长和 CEO 并没有谈论版权费用，甚至对“IP”闭口不提。我们啜饮咖啡，愉快地讨论科幻的话题，直至午餐时间到来。他们不仅是科幻迷，而且自发地感觉到中国科幻所欠缺的某种东西，想要为中国科幻做点什么，得知我写过科幻小说，便合谋拉我入伙。

在这次聊天的尾声，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：中国科幻目前最欠缺的，是文学创作的推动力。科幻的根源是文本，而创作科幻小说，向来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发表平台狭窄导致大量优秀作品无从投递，许多缺乏激励的创作者黯然放弃科幻，转投其他类型文学的怀抱。那么在银河奖、星云奖的光环之下，是否应该有更关注新作者、新作品的平台出现呢？

其后几个月，我们反复论证这个共识，决定创立一种国内从未出现过的模式：专注于扶持中国科幻发展的公益组织。这种模式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牟利，付出精力之余甚至还要为之奔走，以筹集资金开办活动。当时，我们对这支基金的未来并没有明确规划，只觉得在本职工作之余，能通过这种方式为中国科幻做出些许贡献，帮助几位科幻迷成为科幻作者，便是完成了每位发起人的心愿。

2015年3月，“科学与幻想”成长基金在深圳注册成立，同年在深圳文博会上亮相，宣告在中国南海边燃起一点科幻之火。

同年，我们获得深圳南山区科协的支持，用相当有限的经费设立了一个科幻奖项，旨在给那些科幻道路上的新生力量给予自己的微薄帮助，我们将它取名为“晨星”。

我们自费飞往南阳，专程拜会了王晋康老师，亦得到王老师的大力帮助，于是奖项得以命名为晨星·晋康奖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幻作家名字命名的科幻奖项。

同年，我们定下一项政策：拿出相当一部分经费作为资助金发放给长篇科幻小说创作者，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存问题，顺利完成小说。

公益模式、初创奖项、经费紧张、人手不足，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亦得到各方帮助。最后，征得稿件的数量和质量令我们非常意外，仿佛农夫在开垦一片荒芜的土地时，却在田中掘出无数宝藏。

2015年底，我们在深圳召开颁奖大会，请获奖者和科幻作家们一起聚会。晚会后的烧烤摊上，几十只杯子在南国的灯火中碰撞，每个人都有一种不真实感，难以相信眼前这一幕是自

已创造出来的。

这一年，发完所有奖金之后，基金赤字严重，只能由发起人们自掏腰包来弥补。

这一年，大家在本职工作之余坚持每周召开基金例会，在颁奖典礼前连续一周投入筹备，忙得没空在自己的公司露面。没人知道如何举办晚会，若不是位科幻迷主持人的临时救场，只怕整场典礼会变成灾难。

这一年，我们听到一位获奖作者说：谢谢晨星奖给我的肯定，因为我的身边，没有人能理解我。

这一年，许多人喝多了，哭得像个三四岁的孩子。

2016年，深圳市福田区文体专项基金加入资助人行列，我们的资金预算终于摆脱了捉襟见肘的窘境，于是增设了晨星美术奖，帮助那些有志于科幻插画、动画、漫画创作的年轻人迈出第一步。

这一年年末的聚会变得更加热闹，科幻作家与特效大师比肩而坐，文字和图画在屏幕上碰撞，生出斑斓的星火。烧烤摊上，更多人举起酒杯，在深圳的暖冬里喝红了年轻的脸孔。

这一年，我们依旧花费大量时间开会，投入大量精力筹备，发出去大量奖金，导致最后严重赤字。可没人抱怨，毕竟抬头望去，我们的“晨星”正闪着愈加灿烂的光。

这一年韩松老师喝多了，搂着发起人的肩膀说：你们干得很好。

这一年，我们才明白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可以干得更好。

2017年，深圳市科协的关注使我们能做更多事情，我们举办论坛、开展对外交流、举行艺术展、资助科幻活动，并且把晨星文学奖和美术奖做得更有声势。更多人被我们吸引，或远

或近地围绕在基金周围，三年经营，“科学与幻想”成长基金在岭南这片科幻边陲之地开创出一片小小的繁荣，年末来深圳相聚，也成了科幻作家、科幻艺术家与其他圈内人士的惯常行程。

2017年冬天，当奖杯一个一个被捧走，烧烤端上又撤下，酒过三巡，我和董事、秘书长与CEO们又陷入了那种不真实感：原来在陌生的科幻公益道路上，我们能走这么远。回头看看三年前的那次对话，原来是某种隐约的伏笔：一个朴素的心愿，终于点亮一颗明亮的晨星。

未来有太多的可能性，基金会努力为中国科幻增添力量，让创造力的火种更猛烈地燃烧起来。此时，我们该稍微做一下总结，然后砥砺前行。

这套书系是科幻基金、晨星奖发展历程的一次小结，其中收录的每一部作品，都可能是埋在茫茫文海当中、有幸由我们发掘出来的珍宝，每位作者都可能是走在与科幻截然不同的道路上、如今得以发表作品的创造者。

这些作品，或许文笔稍显稚嫩、叙事欠缺老到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依然请您在指出错误之余，给予它们应有的肯定，因为这些作品都有值得被阅读的价值，因为这些作者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只要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他们是中国科幻的希望。

感谢您购买这本书。

感谢每一位帮助过“科学与幻想”成长基金的人。

张冉

科幻作者

“科学与幻想”成长基金发起人之一

## 目录

---

- 001 镜像恋人  
文 / 武夫刚
- 027 数字的尽头  
文 / 王元
- 079 冥王星的雪  
文 / 肥狐狸
- 085 面具  
文 / 虞鹿阳
- 167 地球的最后诗篇  
文 / 郭治学
- 225 缄默号  
文 / 天翎
- 273 本来无一物  
文 / 钟推移
- 301 雾·里世界  
文 / k88 监察员



## 镜像恋人

文 / 武夫刚



根据社会数学理论,镜像人偶尔相遇,只会各自相忘于人海之中。只有当镜像人自身学习了社会数学,一懂半懂地用社会数学去人为地加强自己的缘分,才会导致恶性收敛,使得世界末日真正到来。

## 第一节

叶阳新对老乡赵玉婷说：“我第一次遇到她，是在大一的寒假。当时在北京西站的大走廊里，我和她迎面走着，眼看就要撞上的时候，我往左边去，她也往我左边去，我往右边让，她也往我右边让。我和她笑一笑，停住了两三秒，再一起走，又是一起往同一侧让。我想示意一边，举起左手，没想到她同时举起左手，做了同样的示意，完全像照镜子一样。就这样很尴尬地笑着，僵持了一分钟左右，你猜我们最后是怎么办的？”

赵玉婷皱眉，敷衍地说：“怎么办的？”

阳新说：“我转身一百八十度，不走这条路了。而她呢，竟然和我同时转身，我走了几步以后，忍不住回头看一眼。你知道，换了你也会忍不住的。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看到她也回头看了我一眼。这就是第一次见面。”

北京西客站地面洁净无尘，电子指示牌清晰规整，悦耳的广播

说着：“去往西安北方向的G87次列车开始检票了……”只见四面八方的人，声音嘈杂混乱，融合成无法辨认细节的高分贝噪声。阳新停在检票口，不往前走，四处张望。

玉婷推着他，说：“你还在找她？”

阳新说：“可能只有寒假才会遇见她。”便匆匆被推过了检票闸机。

玉婷撇嘴说：“世上就没有那种规律。”

背着包，在人群中，沿楼梯快步向下，阳新继续兴奋地说：“如果只有那一次，不算什么。可是我大二寒假又遇到她了，更加传奇。当时我在火车站的厕所门口排队，低头玩手机，偶然一抬头，看到她排在女厕所门口，也在玩手机。我用的是左手，她用的是右手，对称的。”

玉婷说：“那有什么稀奇？世界上九成九的人都是右撇子，都和你有缘分吗？”

阳新说：“当时我不是被人打伤了左眼，在眼睛下面蒙了一块纱布吗？我告诉你，她的右眼上当时蒙了一块纱布。我抬头看她的时候，她也抬头看我，但是毕竟完全不认识，我们都没说什么。这时候轮到我进厕所，等我出来以后，已经看不到她了。”

玉婷冷笑说：“幸好你当时还知道要脸，没有在女厕所门口等她出来。”

阳新提高声音说：“如果是现在，我肯定要等她出来的。当时错过，太可惜了。”

玉婷冷眼看他，可惜阳新对她的冷眼毫不在意。

站在站台上，阳新继续说：“在今年寒假，我又遇到了她。当时我站在一个玻璃墙边，把背包放下想歇歇脚，然后我根本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因为玻璃墙的后面就是她，正在把背包放下。她也是大惊失色，当时我们隔着玻璃墙喊，又对口型，又尝试在玻璃墙上写字，可是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我想问她是谁，她要乘什么车，手机

号是多少，可是她说的我完全听不到。后来我灵机一动，想到把我的手机号输入在我的手机里，把手机屏幕给她看。她一定也想到了，我在掏手机的时候，她也在掏手机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碰巧有很多人拥过来，把我推离了那里。我再回到那里去时，她已经不见了。”

玉婷说：“那里根本就是有一面镜子，后来被人搬走了吧？你在火车站对着一面镜子手舞足蹈，想想看是什么傻样。”

阳新说：“她的羽绒服是粉红的，女式的，和我的不一样，不是镜子。所以我知道在冥冥之中是有什么在把我和她牵扯到一起了。不然你没法解释，春运有多少人在北京转车，买票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可是我和她总能会面，而且总是那么精确地默契。”说着，还在继续伸长脖子张望。

玉婷说：“你不是说只有寒假才会遇见的吗？”

忽然，对面站台上有个短发的女生喊过来：“喂！”

阳新激动起来，对着对面站台举手做喇叭，喊道：“喂！”又拼命挥手。

玉婷扯着阳新说：“那是她？”

“那就是她。”阳新匆匆说，接着对着对面用力喊道，“我是交大的。”

对面的短发女生同时喊道：“我是交大的。”

阳新愣住了片刻，喊道：“那个站台错了。”

玉婷用力把他拉走，说：“我们该上车了。”

对面的短发女生对阳新喊道：“不是那辆车。”在她身边，却有一个高个子男生低头对她说话。

就在这时，一列子弹头列车呼啸着在两个站台之间驶过，隔开了他们。

阳新失魂落魄地跟着玉婷踏进了去西安的列车，就座以后，突然握紧扶手，抬头对玉婷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她是上海交大的！”

## 第二节

仅仅“上海交大”这个线索是不够的，阳新仍然不知道她的名字、联系方式、所属院系和其他特征，寄信寄不到她手里，在上海也没有熟人帮他找。他甚至在九月上旬乘飞机去了一次上海，三四天的时间花光了他的所有积蓄，却连上海交大的几个校区和几个校门都没有认全，根本无从找起。

阳新决定考研去上海交大，之前在西安的企业实习经历都不管了，玉婷阻拦他，他也不听。

还好，他的专业课学得很好，特别是“社会数学”，他在这方面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天分。

这门学科在近两三年属新兴学科，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群和社交，用计算理论来为人群进行精确的建模，并且实现“社会波动控制”，以避免人群因不可控的随机性而产生不必要的集体行为，对公共设施、服务器等施以过大的峰值负荷。阳新在大三寒假时于火车站遇到的那种人群涌流，就是这门学科重点的研究对象。利用这门学科，还可以在媒体推广、商务营销等领域炮制风潮，创造极大价值，所以甚为热门。

每当阳新要解社会波动方程时，都会觉得题目里的方程就是在刻画他自己记忆中的某件事，一下子就通透地理解了方程的社会意义，所以他解起方程来如行云流水。一般人的记忆和经历可没那么容易套用到方程里，同学都很嫉妒他。

他上铺的哥们儿说：“你这简直是用人生来作弊。”

有了这个底子，再加上爱情的激励，大四寒假的考研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惜这一年的春运，他没能在火车站再次见到那个有缘的女生。

在上海交大面试时，他遇到了社会数学的国际学术权威——王副教授。

这门学科太新，崛起太快，只有三四年的时间，以至于学科内大多数的国际权威都只是副教授，他们还没有熬到足以评正高级职称的资历。同时，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外国同行，只要看看八达岭长城上的人群，就可以想见，其他国家的研究素材远不如中国丰富，更不要说春运了。

王老师问阳新：“西安交大的周老师、胡老师水平也很高，不比我差，为什么你要考到上海来？”

阳新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因为，我的……我的梦中情人在上海交大。”

王老师大笑，最后让他进了自己的实验室。

大四下学期，阳新以做毕业论文的名义，就一直赖在上海交大了，暑假也不肯离开。在这里默认的称呼仍然是“交大”，可是却又是完全不同的学校，每天都有熟悉而陌生的奇妙感觉。

这种感觉每天都让阳新想起那个熟悉又陌生、不知道名字的女生。他在几个校区轮番经过，吃遍每个食堂，去遍每个图书馆，跑遍每个操场，如果遇到她，他相信一眼就会认出来，因为她一定会在相邻的窗口打一样的饭菜，一定会在相邻的座位做同一门课的习题，或者一定会在同一个跑道上跑步，他坚信着这一点。

但是她始终没有出现。

有一天，在讨论可计算性问题的时候，阳新问王老师：“如果我和另一个人之间，连续发生几次巧合，并且可以提取出这几次巧合的特征。这样一来，根据前几次的巧合，就可以计算出后几次的巧合了。这岂不是和方程总的不可计算性矛盾了吗？我可以证明这个矛盾吗？”

王老师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这个问题有意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从我的直觉来看，你不能证明这个矛盾，但也不能证伪它。因为如果没有更多的条件，前提会不够。”

阳新说：“可是，方程的每一个解就代表一个社交个体的行为历

史，也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方程的一般解不可计算，所以人的命运是不能预知的。如果有人的命运可以预知，就不符合基本的世间道理。”

王老师笑说：“命运什么的那是哲学了，我们讨论的只是数学。如果能证明，那就是成立，否则就未必，如果与世间的道理不符，那要问问‘世间的道理’是怎么想的，总不可能是我们数学错了。当然，除非你算错了。”

数学家说话就是这个味儿的。他的语调很霸道，数学是绝对不会错的，如果跟世间道理有矛盾，那肯定是世间道理错了；但是他又很严密，不会忘了补充“除非你算错了”。

他继续说：“具体到你所说的问题，我认为，在你所说的情况下，方程肯定已经退化了，存在可计算的特解也不奇怪。”

阳新说：“退化？”

王老师说：“好比一元五次方程的高次系数都为零，退化到整数系数一元一次方程，必然有整数解。当然，我没有动手去证，所以不一定对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深挖一下。这个未必有社会意义，但是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论文选题，退化的社会波动方程是比较适合你的。”

于是，阳新把问题拿回去尝试证明。

这是一个比较深的问题，已经不是习题了。用了整个暑假的时间，阳新终于证明了当且仅当社会波动方程退化到了某个形态下时，必有两个解是可计算的，而且这两个解是对称的。证明到这一步的时候是凌晨4点，阳新觉得一阵冷风从窗子外吹进来，便起身去关上了窗。

他双手颤抖着，把中国社交统计的大数据导入到自己推出的退化形态方程之中，22个小时之后，结果出来了。

他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。

方程的退化形态在现实的大数据上是成立的。他就是那个可计

算的特解。

此刻，阳新的心一半浸在冰水里，另一半架在烤架上。身为一个可计算的特解，让人心里很不舒服；但是让人心里欣喜难耐的是，还存在一个对称的特解。

他匆匆地导入另一个特解的情形，再计算了一天，发现另一个特解在上海交大的食堂、图书馆有很多的经历，又有一团很浓的经历标识点聚集在阳新没有想到过的地方，就是上海电影博物馆。

### 第三节

那天天刚亮，阳新便去了上海电影博物馆。早上七点，街道上行人寥寥，他只能在门口待着，走来走去，想着开馆以后他可以做什么，找到什么线索。

忽然他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从门口经过，对着他看。那个人他认识，但是不知道名字，那就是去年暑假在火车站看到的，他喜欢的女生身边的高个子男生。

阳新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，拦住他问：“你好，我去年在北京西站见过你。”

那人困惑地说：“北京西站？”

……

阳新比画手势，唾沫飞溅，说了很久，终于把这段神奇的缘分解释了大半。最后他说：“请问她叫什么名字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她的手机号？社交网络账号？”

那人苦笑着说：“你不问问我的名字？”



阳新忐忑地说：“对不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心想，糟糕，我一定把这个唯一的宝贵线索给得罪惨了。可是他就是跟在那女生身边的那个男生，我有什么办法不去得罪他呢？

“我叫莫中，你问的女生名叫陈雨树。”男生把她的联系方式告诉了阳新，阳新大松了一口气。

阳新千恩万谢，急忙打开手机，手机屏幕却自己亮了，主动弹出一个好友邀请。好友邀请的说明是：

“你好，我是过去几年的寒暑假里和你在北京西站见过几次的女生。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阳新慌忙点了确定。

对面立刻打字过来，说：“我在大前年寒假时，在北京西站，差一点和一个男生相撞，怎么躲也躲不开，只好回头。那是你吗？”

阳新飞快地双手按屏幕打字：“是我。前年寒假时，在北京西站，我在北京西站的厕所门口排队时，看到了你，你的右眼上蒙了纱布，是受伤了吗？”

对面的陈雨树说：“我是做了激光近视手术。我记得你，你的眼睛呢？”

阳新说：“是受伤了……”

雨树发来一个同情伤痛的表情，继续说：“我在去年寒假曾经和你隔着玻璃墙对口型，可惜没有弄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”

阳新说：“去年暑假，我和你在站台两侧，我告诉了你我在交大，你也说你在交大。后来我弄明白了，你在上海交大。”

雨树说：“没错没错，你在西安交大对不对？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阳新说：“我现在已经考研考进上海交大了，现在我在上海电影博物馆门口。”

雨树说：“什么？我这小半年，一直在西安交大找你！”